

茗柯文補編外編

茗

柯

文

茗柯文四
編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序

武進張大令式曾將重刻其曾祖王父臬文先生茗柯文集而以寫本示余屬爲之序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璋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癭瘤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真眾美畢具俾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多矣臬文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失銖黍自爲賦亦恢闊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譏不敢少溢何其慎與自考據家之道既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厭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閩披索疵瑕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諛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豪芒固亦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意

萌於至隱文詞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其蘊蓄者厚邊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與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糜爛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殆約有甚於疇昔書籍刻板皆摧燒不可復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旣欽其篤行茲重覽茗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同治八年十月湘鄉曾國藩

序

武進張臬文編修以經術為古文於是求天地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豈託於古以自尊其文歟又豈迂回其學而好為難歟聖人之道在六經而易究其原禮窮其變知扶陽抑陰之旨然後交際之必辨其類議論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經上下定民志之旨然後措施必求其實有裨於治許與必衷於彝典也下及騷選其支流也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蓋義之附於經者內也義之徵於文者外也由內及外而發揮天人之際推闡制數之精其所蘊更宏其所就更大惜乎編修之不究其用而遽沒也編修所著書元為刊其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儀禮圖今其友李生甫張雲藻又為刊其編年文集為四卷而屬序於元因闡編修之素所持論俾後之學為文者決擇焉若其文之不遁於虛無不溺於華藻不傷於支離則又知言者所共喻也嘉慶十四年夏阮元序

茗柯文初編目錄

賜進士出身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翰林院編修張惠言著

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為一卷

二編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為二卷

右先生庚申歲自編有自序

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止凡文三十首為

一卷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為一卷

右先生既沒士錫於遺稿中編錄者先生自

編其文凡為他人作及壽言率不錄故據為

例所刪文則別編焉甥董士錫謹記

茗柯文初編目錄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為一卷

游黃山賦 并序

黃山賦 并序

寒蟬賦 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 并序

竹樓賦 并序

賃春賦 并序

鄧石如篆勢賦 并序

長平鏃箴 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讀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俯哀辭

茗柯文初編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園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
 列嶽蓋象崑崙闢風方丈蓬萊又其幽扃宮別杳冥杳
 旭凝霜仍雪闕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
 陽浮邱樓其顛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
 芝英挺其阜亭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
 故復竊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
 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永解纓絡
 結廬神隍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
 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積寥廓而神馳行周覽乎八極兮騎
 駢馳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汎濫舒節乎
 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溪兮窺容成之高臺鬱巖巖
 之峴嶠兮拂穹窿而上回連岑吁其塊扎兮徑曼羨以
 延屬經崇駭駭以撇天兮慙隨罷陀以頽谷霞嬰雲汨
 般以澹蕩兮撻巖紆滿紛以相逐時罔未臻乎黃山也
 忽丹嶂之岑嶙兮癩羣峭以霞起存纖削而考數兮勢
 振颯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自眇眇而無倚何風引
 而欲去兮慶不可乎彌揆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濫之

湯湯陰火煽薄于巖幽兮。伯僑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于游蒙兮。霍然颯除。霄然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眞粹乎。相將橫窈窕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聞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僊虛。旋室窗窳以嫵娟兮。挾板壓弱而相扶。應眞卓錫以遙行兮。狀類類而睚盱。眈眈尋眇而無見兮。悵天悶之。不我舒厲。嘉柯而百轉兮。穿崩巖以上征雲。飛乘而夔予兮。后氣黠黠而愈清。岑崑雜選以差錯兮。衝菴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眼。岫以艱路兮。愕胎恍。鼻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淪幽杳兮。出雲窟之室。寥窈冥。搏給。頤之膠。盤枝梧兮。尋光景之晻曖。鏗暝稍定氣而回眺兮。矗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洪紛而錯。崔嵬翹撇。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迤形精溢。遠若不知其所。抵兮。溢空青而無依。嶺澤絡繹。交以騰。漆兮。龍鱗霞駁。焯以林離。天扉石室儼以高。躋兮。允烏騰乎。將吾止之。獨橋首而不可。卽兮。心徊。徊而不怡。仰穿溟滓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嶮屨樛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蓮華。藪芻以右起兮。真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嶂鬼歲。据以天橋。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颺兮。蒙合欲歛。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概迢遙。往往高松。負石以

文彙扶挾

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徙靡而卻負兮。蛟螭蟠相詭而異態。沐疏佐之霜雪兮。噴禪逼之沆漻。猿狖仰眇而不能攀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醉摩何。纍纍高低。混茫囊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驚潮之鴻涌兮。海門兮。如噎。垤之冢。列于庭階也。于是脈奇。選崇望蓮華之顛。而造馬降噴。航而陟。藥劑兮。回兀婁而踐巖。鬻風磴運。衰以穿波兮。石齒盱駘以碣突。逡巡二分以側足兮。下視巖。摩靡窮以罔。沕。噤吟。跼蹐。僅乃得度兮。自眩轉而克忽。詘轄折技。熊經以卻立兮。浸淫啞。呀攀以中必。雖荆忌之。標。佼疾。迅兮。猶。廩。廩而氣失。爾乃石扇頽。冠兮。掩杳玲瓏。曾宇覆。覆兮。宛。渾。交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檣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澆回旋而詰屈兮。逸乾坤。其若蒙歛。覆漏而上出。排闥闔之。蕩蕩。軼遊氛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貫到影而高厲。倚瑤光而部眾。神兮。捐豐隆而扶屏翳。馮。蒙。蒙而下。矚兮。汨修。槩于一氣。嶂。帆。鎖。列。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冥。冥。其容。裔。攢。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際。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嶢嶢。遠迤。桑折以規轉兮。阮。隤。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圍羣象于寸眸兮。駢衍振陳宮以變顏。捧。齒。蘭之卅六

兮屹元君于雲間卻睨巨壑兮欽淫焜漾兮奪精僂
 之人兮威裝紛何爲乎揚靈總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
 杳冥滴涅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智響瀾以煌榮四顧
 竭扎莘莘縱縱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鼉嘖以鈞鈞
 兮卻鼻屬而躩踞狃胡談以奮疊兮作首目之而
 巨靈高掌于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衰女娥幼眇以流睇
 兮被長佩之裝綬百怪欺猓以噩對兮儼騰而睽睽
 羣岳岳以崑崙兮隨顧盼以駉駉卒悚悚以驚魂兮中
 怡悵而意迷會嶄窪凌日夜出雲滂沛蕩鬱烟烟熅熅
 紛颺起而屬天兮泊混會而渾庀爾乃輕颺乍起岩拂
 四表淫揚驚奔泮渙騷擾紛紜遑迥以下降兮綯繆周
 整輦以旁繞穹窿糾繞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
 邈圍宇廓以清激兮柔祗濫其漫漫匝而頤洞千里而
 無極兮州禪大癘倒灌而外環于是紛技恂悅漾漾汧
 淵險隨曳轡闔旋冤凜洶洶其交會兮滂煩澹而紛
 屯崩巖累崦怒起而涌出兮吸瀟瀟率迫隘而復還鯨
 回鯨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橋穆以龍翰僂蠅蝸像
 揚光以出人兮忽若鯨人水斐飄歷以眇曼三山混漾
 欬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嶧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
 石之孤鶩潛眩誦幻儻忽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于

是目賊意蕩志慢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
 直際天極浩乎瀾瀾沈沈溶溶鱗鱗離離噶噶兮旭旭
 天閣兮洞開翠爲縵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
 九葩兮紫蓋委麗鮮扁卉翕兮紛緹輝光炫耀兮陸離
 暢颺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爲霧而遊逝兮
 厥浥禱之英英披靡蕉之幡纏兮宿隩軀之松聲幽人
 爲我揮琴兮儀微江鉅字麗過素女于太清山鳥更唱
 而赴曲兮流仙樂之冷泠紛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
 爲期揖松僑而儂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
 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裝
 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蒼蚶鸚鵡赴蟻以
 相待兮丹砂赤醴燈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差五
 采之瑤枝庶遠遊之輶舉兮聊發軔乎自茲

黃山賦

余旣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
 沐浴崇禪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攜采梗概爲之賦云
 丹陽之南蠻障之中有豎山焉是日三天子之都上絡
 斗紀下樓衡巫外則率山崔嵬于近作嶂陪以大鱗屬
 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溪經營淡澹
 各走相詭宛潭黠黠回錡隘巖迫觸輶輶逆防孫理精

窘出窞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闐沛
 汨派洋龍鏗訇膠膠俗磔磔悲鳴鐘鏘穆羽將鎗代
 更蕩滅濛塌纖潛不藏文錦鱗磔瑩瑩煌煌若此者數
 百千處然後洪閭會流交注羣輪泄泄潼潼上合彭蠡
 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峒峒崕崕崇糾纏嶇嶇積沓匝而
 陰陽蔽虧夫容藹藹倚天無茄形精互輝灼若朝霞其
 會高則上出間闔平睨寒門頽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
 陰則涸沍慘悽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董之霜
 其石則蹠蹠刻削咄索增積搏總別追重疊并益將顛
 復稽附踞躡蹠縱橫賦肝震心警魄黝質斑采炫耀龍
 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不知其
 所原增巖重岫窳窳窳窳窳窳窳窳窳窳窳窳窳窳窳窳
 輝疑白地燭不見天形或乃頽窳金鼎成蕤玢靈匡牀
 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
 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闔九峙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
 沙疊障擲益青鸞石人儻儻茂茂爰有溫泉是之自出
 天都巍巍踞踞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杏交錯洪
 紛馮戎羣峯來朝岩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
 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叭叭探珠參差
 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罽白鶴吟嶙嶙巖巖九龍懸泉消

搖之溪堪嶇溶洗千態萬狀澄莫百尺輝黛沈颺列如
 懸星揮布茫望于中乃有錦鱗揚鬣石班無雄鮪魚兒
 啼其石則有飛雲龍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
 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霍鮮互別翺翔相迨其谷則垂龍
 老蛟靈蜃淵處千瀨亂入冬夏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雷
 聚丹臺中填是日天海響攬眾皺琴琴紫紫家影厥斬
 陣貢其惶絡繹泉枕藹空流光絕霞欲森髮紛前翠彩
 濯濯般煖旁于後則仙都峇峇師子疊奮丹霞石琴屬
 以始信叢石筍植緣卒而起箭參叢叢叢叢叢叢叢叢叢叢
 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借檀榘蒼柏海桐辛夷楓
 栝檉榔樅桂黃楊枏杈交柯魁瑰粉揚馮凌藩京鬱鬱
 尊尊上矗重陽喬羽聶炕旁卻日月中稽風聲攝檝叫
 聳無時晏甯頽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焚焚其下乃有
 白虎蒼豹素雌元熊山間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驚
 噪羣記獲父喜願獐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回叢透脫
 牢落夫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鴉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
 離雍雍嬰嬰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若調乎簧笙其松則
 枝梧節族膚石鬣雲蛟螭倒投之而鱗鱗仰矚激烈不
 見根奇瑣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
 威喜伏靈石脂蘊精闕采僊靈是資草則鋪于披靡輒

芳蔚葳蕤蕪突蕪蒟蒻蒟蒻珊瑚翠雲龍脩雲霧春芳
隱降秋醜霍漢剪花散榮翕習蔓若青碧翠紫菲菲菁
菁焜耀煌煌不可紀名粵有大葉黃連山精餘糧大苦
茶芋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
農未知俞跗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楸杷棠梨
若榴木蘭彼子林梅罇芳裂芬林禽崖密松肪出焉爾
乃其懸磴突駮揭孽側足廣婁犯峯空踏確巒仰冠傾
隆晚跡窈窕震震慄慄萬端異類氣盡汗賦悅悅魂隊
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悠惛惛目不敢睽蚊息扶服熊
經鳥晰然後得屈焉若其凌鴻濠貫倒景憩涵泣息泮
溼浮恍惚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沉瀣涌瓊英充偃佺
廝征歛扈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雙于是天雨新霽蔚
蒼朝隳隘魁塊扎滂洋四施襄混懼隧馮銜陵夷東混
扶桑白之所出南潰炎風西淹總極北沍積冰漫漫汨
汨風至波起天地岌業岌若浮海說于碣石云積陵
化爲魚龍微鯨奔鯢稠嶷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
禽悲獸踴魂哀嘯轆隱隱不知處所頽聆忽荒皆在
水下翔陽震盪涌波憑輿浮彩下爛綉耀上升天紀地
緯確扈煌榮九光十彩轉互代東蓬萊閩風昆侖會城
琪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雒陽流形亾亾無端隨

望而生網縵元黃儻將會儼憑蒙龍睨天粹靈之靈靈
鎮高邁橫凌九坑杳天外于胥樂兮發蒙蒙蓋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爲作賦亦復倚居之感質才之
歎也余唯其蛻濁減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
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
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絮感時運而來翔辭緇涅于埃滅翩乘
風而迫行儵既翕于五日歛畢伏于淹望何變化之至
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額以飾首抗修綬以儀冠斑
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翰噉禮泉以爲飲接沆瀣而
爲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體
逍遙以自然胡嘒嘒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橫滔洞而
頻咽鬱和厲而縈互紛旁振以接響啖逐聲而合趣款
餘芬于勁甲陳芳于假夏恐雨雪之風集淹餘光之
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豈絃默之不能將
多言而未寤頌曰繫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糝內任
白兮居高揚清姤而不閉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
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
貞以長靜兮閉志自藏保正性兮樂汗遷來任而不守

兮嗟爾至德永以為友兮

秋霖賦

何重露宵宵之曖曖兮噫訥訥而無語八溟傾以雲霄
兮天地鬱杳以滲離羲和潛轡于太陰兮金樞弭節而
勿御屏翳晴霓以扇威兮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
淒淒兮况茲霖之洽漑登高城之曠覽兮潦汨減以四
集清漳奔陽以潰溢兮平蕪漾漾以濕灑川原森其無
津兮哀行旅之深涉驚鳴高鷹側翼而孤瞬兮雁嗷嗷
而無依寒翼溼而不飛兮稻梁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
慘兮暮獨返乎虛堂颯風淒淒而入幃兮雷循檐之浪
浪茅闔苦而不蔽兮雨足入于空牀夜沾溼而十起兮
屢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頽而侵尋故鄉
杳以日遠兮文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宋厯兮共千里
之初心造分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寒裳而就
之兮限浮潦之淫淫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已
聊援翰以抽思兮辭中懷之倦倦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青晶晝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村交蓓儼
而同氏葵必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頽而彼
寸柯方蔽厥章客有言其名者曰望江南之花既感

其道爰為賦焉

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
之麗生也翳弱草繁蕪叢根萌謹荏枝條倚靡遊塵離
焉積颺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紆丹睨其左錯
紫睥其右蕘費輩散饒部瀾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逮時
也委委猗猗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擺乎其
不為之友也爾其觀朝陽而布葉矯夕儀而欲陰託秋
霜而表榮倚會墀而效心華不飾悅香不越林羣不比
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沈體志安隱醴醴深深淒淒
兮秋風飄飄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恐再弱兮弗任諒
君子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為畫竹樓圖煙標既
竝雲囑在茲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栽葉
而舒光赤山昏素流折紺參差縹淚山雕氣而縛景
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闌玲
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孤侵人聲四沈
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逕入風萬響而來尋于
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適爾長嘯渺焉登樓結柔條兮

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窈窕之既晏顧防露之未朝理紛縕之昔悅屬郢客之長謠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稔橫千里之騁望報蘭茁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綠文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爾爲極兮

質春賦

海甯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質春圖以自況爲擬梁生之賦以敘之

清俊
王頌
騷人之遺
王暢中

時惟惟兮不畱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悲窈窕兮日長感梁鴻兮作歌摻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容回徇兮微祿東搏觚兮異方世不云兮我穀總余傷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達心眩兮故開雲蔓蔓兮蔽之託庶下兮願頽聊消搖兮時暨固靡冀兮尙賢幸芳馨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陰風調兮振林眾離離兮余笑心惻惻兮孰任

鄧石如篆勢

倉籀既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摛華絢豔後載是則在隸趨簡適及分勢大書載滄八體亦廢二漢縣延厥緒弗恢金刻石種莫究莫

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疇曰體諷庶有憲章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質厥真亦扞嬰姿媚妍維僞斯勿鐘張之法代傳代工會是莫文弗軌弗蹤猗歎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縕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聞諸蔡邕家勢有賦旁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閔矜思詳觀敷摧彬榮永光藻翰其詞曰

雪兮風回欻兮電追琴兮梢雲之冒松憚薄兮百川之隘堆吧激兮逆折豁聞而東歸清思下烝迅神上落經緯中彌觚芒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佹還窈窕冥冥若首若鶯若應龍將鯢以須震霆幡幡慘慘若陽若陰似柔柎實榮不可見風或衝運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闕而不翕或圭組蔽佩或瓦碎冰沿縱橫細縕絡繹續紛遠而望之若異類暈並出鷓首目之縱莘節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表回遷轉煦嫗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擬振莖林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親信知道之實稀舉梗概而略論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鏃箴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鏃一枚云自言其外祖父某

副使官山西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
 鐵也春中而殺以為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逸以
 博得寸之半鋌斷存者半寸而旁鋌而下刃枝出夾奇
 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銖于古蓋半鈞而弱以
 是知考工記云網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為長二寸
 猶信而圍亦當為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鋌之不完
 無以測古三坑為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
 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慮火夫人嫁時物悉燬而
 此鐵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欲獻也
 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為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巖巖古錄出自長平昔在嬴趙戰爭所營礫礫革革曰
 維凶惡孰樹俾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薶既夷厥鈔既
 賁厥華而蒼赤是漸既拔會壤既襲厥珍孰吉金赤錯
 而此焉不寶故晦者飾之大恆者道之泰有眾弗愛雖
 村必剗有文弗揚雖刑必章矯性而性性者門也無
 用而用尊者存也匪童之誨曰墓以為戒匪今之諠
 曰毋訓是勤母言不更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逼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
 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

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
 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性有鬱于情故
 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
 變化夫之濛濛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
 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砢谿谷風雲霧霽震寒暑雨
 則為雪霜則為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
 之華蟲走螳趨陵變谷易震動薄餽人事老少生死傾
 植廬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
 愉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為言于是錯
 綜其詞回悟其理鏗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
 為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
 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
 焉有風焉蒸民崧高是也周澤哀禮樂缺詩終三百文
 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
 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悵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
 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俾並名
 為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
 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為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
 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為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
 不可紀謫而不飭盡而不嚴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

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煖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海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惟拍宛轉冷汰其義較輒于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沒理乾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節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勇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權執有慮頡滑而不可居開浚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脇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眙瑰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壖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擻鉤子葢楮而倣儗可觀其于宗也無訛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瓠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贖而不華連犇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倣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郭

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芴藪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粹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措措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伎之徒也不措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儒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裸鏡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承而不可忘也益乎其氣焯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冷冷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駭舛俗者之固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于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矮駸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措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隘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二代之制作并田禮樂政法卓卓

大義削刻傳注審白決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搖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歿二十年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旣乃撰次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句其友王灼敘而藏之蓋有可旣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蓋其重也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君子于先生友也旣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窮如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先生先生雖蘊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于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旣與先生交有可又辱與予善而予學日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可之集先生文益愧赧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音書管勝傳云勝注墨辨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與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旣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

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白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家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辨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詩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他說之詩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

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精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莖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撝撻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人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蠃癘痔草木夫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歔歔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乎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枵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以有知者神也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膾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螭蝮之居

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蠱之與瘕者耶
螻蝻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
知藏之有螻蝻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誦于
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螻蝻
者耶寒溼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戕
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為蠱也有扁鵲者藥而下
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
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
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螻
蝻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脈瘕蠱未有生焉
者也神之濁而有螻蝻神之亂而有瘕蠱然則人之生
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閒者耶知
有生其閒者母亦待彼芫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
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為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
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確切道德乃始
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間其蹟于
舉場更歷困苦出類仰塵俗人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
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

不鮮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為令余可以無言始
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
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為不足則姑就其次
故往往無成焉夫為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
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為之其不可以至耶
曰吾不為彼之所為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
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
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
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在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
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
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
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鞭之在項幕之在目而以
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
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
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
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
退之械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諱然曰某
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為善惡者則

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洩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賫人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推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知相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朴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十。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瘧疾者垂三十年矣。憧乃得愈。恆杜門。簡人事。而其宗祠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奮然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

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爲章規。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產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既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忘寒暑。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未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涇中進士。知縣武東。嘗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九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涇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誦。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絕意仕。進馬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畢。封樹。願謂其子。宇達。曰。吾今臥背始帖席也。君性狷潔。無棄言。無責諾。聞人是非。若出在己。又盛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志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己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盛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瘧疾。以此及理祠事事。或不能副君意。君盛氣。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瘁。竟不支。云。君諱細。衡宇。耘石。祖令輿翰林院編修。考柏承。申明通榜。初爲靈壁縣教諭。選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